一榫一卯,难忘师恩
8名徒弟筹建“老木匠之家”扬匠魂

近日,古山镇晏塘村一座老宅里来了一批木匠,引起了村民的好奇。“崇鱼师都走了20年了,他儿子也住在外头,怎么他家老房子又要翻修了呢?”村民们议论纷纷。

崇鱼师本名朱崇鱼,是当年上下三处有名的木匠师傅。他生前一共带出了12名徒弟。在老工匠故去多年的当下,仍在世的8名徒弟决心拾起老手艺,合力为师傅建造一座“老木匠之家”。

□记者 高婷婷

正式开工前,7名徒弟故地合影

倾囊相授 从不藏私

在“老木匠之家”正式开工前,朱发达、朱明月、王方右、胡慷慨……除1人有事没能到场外,朱崇鱼的7名徒弟从金华各地赶到晏塘村,共同商讨筹建计划。

一晃数十年过去,昔日的毛头小子都已经满头华发,最大的徒弟今年78岁,最小的也有55岁。谈起跟着崇鱼师学手艺的过往,大家都感慨万千,滔滔不绝。点滴往事娓娓拼凑,恩师的音容笑貌仿佛又近在眼前。

朱崇鱼16岁学做木工,凭着自己的吃苦耐劳,掌握了木匠的竖屋、家私、牛犁耙耙等制造手艺,在村里村外声名远扬。村民想请他上门加工,起码得提前一两个月预约,可见其知名度。

在众多徒弟中,本村的朱茂槐是最早跟朱崇鱼学手艺的。他既是门下大弟子,也是朱崇鱼的侄子。今年78岁的朱茂槐,还能清楚地记起跟着师傅学艺的经历。“那时是1959年,金川乡在宁塘村办了一家木器社,负责做家私,帮助各生产队修理农具。”朱茂槐说,朱崇鱼是木器社的顶梁柱。有次社里开展劳动竞赛,朱崇鱼一个月做了45天份额的活,得了全社第一名。

作为师父,朱崇鱼教导徒弟时倾囊相授,从不藏私。“那几年,我在阿伯手下学到了真手艺。”朱茂槐说,比如做踏水车,想要做好踏,车垒鼻校正是关键,相差一根墨隙,劳动强度与出水量就大不一样。这些诀窍,都是朱崇鱼在几十年木工生涯中一点点摸索、一点点总结出来,而后又无私地传授给徒弟。

“丈公教我的手艺终生受用啊!”朱崇鱼的徒弟黄济民是武义县王宅镇四八店村人,2000年,他自己出来办了一家机械设备厂,为防盗门企业做化工塑料的配套,加工硫酸池塑料槽。“不要小看这简单的塑料槽,许多人做出来的两三年就用坏,我做的可以用上10年,靠的就是当年丈公教我的墨斗放样单衬、双衬技术。”

言传身教 师恩似海

在徒弟们的谈论中,朱崇鱼除了精湛的木工手艺,更让人难忘的,是其德艺兼备的工匠品格。“学艺先学做人”,这名老木匠言传身教,用实际行动向弟子传达了这个质朴的道理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农村有一项约定俗成的规矩:师傅上门加工完成后,当天下午吃了主人家烧的点心,就可以交差了。可是朱崇鱼从不这么做。他总是利用还有点时间,给雇主家做件小凳子、小桌子什么的。“宁愿自己吃亏,也要让别人满意。”这是伴随朱崇鱼木工生涯的一句话。

“跟着崇鱼哥学做木工,更是学做人。”徒弟朱发达说,“我是苦出身,早年丧父,娘体弱多病。看到我们一家生活困难,崇鱼哥主动上门对我娘说,叫发达跟我学做木吧,好歹有口饭吃。就这样,我于1962年当上了小木匠。”

老一辈人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:“富不学匠。”过去当学徒很辛苦,除了正常出工,有时还得起早贪黑给师傅家干家务、干农活,碰上脾气暴躁的师傅还会受打骂。当时仅有16岁的朱发达刚拜师,心里真有些忐忑。可是一段时间下来,他从没见过崇鱼师朝他发脾气,不仅如此,只要他提问,崇鱼师都会耐心指教;即便做错了事情,崇鱼师也是心平气和地与他说。师傅的温和、宽容,使得他逐渐喜欢上了这门手艺,以至于后来走上职业木匠的道路,坚守到现在。

朱崇鱼一生与木为伴,用自己引以为傲的手艺,养活了一家八口人。到了晚年,他仍旧放不下自己的老本行,75岁时还亲手带出了一名关门弟子。

“跟着外公的两年,我既学会了谋生的本领,也学到了做人的道理。”朱崇鱼的关门弟子、也是他的外孙胡慷慨说,自己学木工时正值高考失利,刚开始总安分不下来,心里还想着读书。外公看出了他的心事,对他说:“能考上大学当然更好;考不上,那就认真学习手艺。男人要承担责任,既然选择了另一条路,就不能一心二用,否则一事无成!”外公昔日的教诲言犹在耳,深深地刻在胡慷慨的脑海里。

薪火相传 匠魂不朽

徒弟们一致表示,师傅虽然平时很好说话,工作起来却绝不偏袒。每当接到一桩活,尤其是像造房子这样的大工程,朱崇鱼都要提前谋划,认真分工。施工过程中,他总是自己干最重的活,时不时检查制造质量、监督进度,容不得半点瑕疵。

朱崇鱼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,影响了每一个徒弟。徒弟黄济民说,自己第一天上工,跟着崇鱼师去龙山镇胡塘下村造房子,推了一天的刨,稚嫩的手心全是血泡。“我真想立刻逃走!”黄济民感慨道。还是朱崇鱼耐心劝导,帮助他克服了浮躁,如此坚持学习了三年。后来,黄济民几次改行,但师傅那种专注、热忱的工匠精神已经融入他的血脉里,跟随他辗转数个行业,做出了一番成绩。

“一日为师,终身为父。”师傅传授技艺的时间,往往是有限的,但对徒弟的影响,却是巨大的。老木匠的儿子朱有抗说,他小时候常看到父亲带着徒弟在家里来来往往。记忆中每逢春节,朱明月就挑着一担柴、拎着一碗麦饼肉上门拜年,这样的场景不知延续了多少年。

伴随着工业文明发展,师徒制仿佛逐渐消亡在公众视野中。但在以五金产业闻名的我市,依然有许多企业保留着原始的师徒纽带制度。道一声“师傅”,敬一碗茶,这是一份师徒契约,更是一份对师长的敬畏,对职业的敬畏。“传帮带”的师徒制,传递的不只是工业文明的薪火,更是爱岗敬业、追求卓越、甘于奉献的工匠精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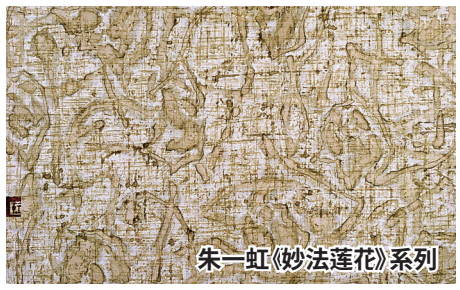
二十年弹指一挥,故人作古,其留下的精神财富仍激荡在后人心中。为怀念师恩,为铭记、弘扬工匠精神,8名徒弟重聚在一处,在我市乡土学者的帮助下,拟定了“老木匠之家”的建造蓝图。整个“老木匠之家”拟由四部分组成:老木匠的生平事迹介绍(包括“徒弟心目中的师父”)、木工发展沿变(包括木工工具展示)、木器精品展、工匠精神讲坛等。

“我们预计明年6月底造好‘老木匠之家’。”朱崇鱼的徒弟王方右对记者说。他看着师傅的故居,眼底浮现出无限的怀念。

徒弟们的义举获得了村里的支持。村干部带头伸出援手,帮忙解决规划难题,希望将其打造成晏塘村弘扬工匠精神、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“窗口”。

我市画家进京办展获关注

□记者 高婷婷


朱一虹《妙法莲花》系列

近日,我市画家朱一虹“青词”个人作品展在北京艺术粮仓美术馆开幕,众多艺术批评家、书画家及书画爱好者慕名到场参观。

本次画展共展出朱一虹作品三十余幅。其作品以当代水墨的形式在东西古今融合共通的变化中,在具象与抽象之间打开了虚色美学叙事的图像文本。中国人民大学学院院长牛宏宝评论:“直面朱一虹老师绘画作品的时候,你会看到一条条笔线和颜色机理处理之间的关系。我想到一个词:后象。它不是让你看,而是让你回味的。就好像让我们回到一个带有情感记忆的某种状态、一种独特的微妙的一种状态。在中国传统绘画中的荒寒意境和关系中,一种类似于禅修之后温馨和苦涩的交织。”

该展以“青词”为题,展现了朱一虹绘画独特的质感。青,一种生生不息的颜色;词,诗的一种别体。青词,即用绘画形式书写生命的词章。对朱一虹来说,绘画既是他每天的工作,也是一种修行。“这个展览是我近十年来水墨艺术探索的结果。”朱一虹说,“形式于绘画是一种根本,而我的画追求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表达。我以为,西方绘画注重纯形式意味的研究,而我们的传统绘画注重形式、内涵的生成。两者相克相生、完美结合,给人以形而上的感染。我试图把西方形式观念跟我们传统的意境观念,还有中华民间的艺术形式糅合在一起,贯通古今,形成自己的艺术语言。”

本次画展的策展人,人民大学教授、哲学家、评论家夏可君则表示,观朱一虹的作品,画面颜色细微的差异、微妙的过渡、相互的呼应,把中国设计、中国叙事美学发挥到了极致。他的绘画能够把绘画平面的基底进行细致处理,所描绘的残荷以及各季节荷花的形状,都在画面中自由地苏醒。作品把呼吸和自然、形象与基底、绘画的平面,都表现得非常透气,这是来自中国艺术最内在精髓的流露。

开幕式现场,嘉宾对此次展览给予了高度的评价。他们认为,在当代中国绘画中,朱一虹运用中国当代水墨与书法解构的独特语言,不断找寻新的创作方法,表现了一种出自个人视角的生命形态,它们体现着特定历史阶段的生活方式,包括创作者自身独特的艺术表达。

据了解,该展览截至12月8日止。

公益
永康市创建文明卫生
永康日报社
宣